山外

（小小说）

□ 测绘学院 赵雅璇

阿林是惠山人，住在惠山的一个穷山村里。村里没有平整的路，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她仅认得的几个字是从妈妈那里偷学来的——父亲不让她读书，说读了书，心就野了，嫁不出去了。妈妈总是在父亲不在的时候，拿着木棍在地上写写画画教阿林认字。从一二三到自由未来。

阿林问妈妈，山外面长什么样。妈妈摸了摸阿林的头，拆开她乱糟糟的辫子，一边重新给她扎一边说，山外面很大很大，有那么高的房子，有车子，有平坦的路，有很多学校。

学校。阿林听过好多次的词。妈妈总是说，她本来应该一直上学，上到二十多，三十多，四十多岁，可以学一辈子，去好多学校。但是一条毛巾捂住她的鼻子和嘴，她嫁给了那个男人——阿林的父亲。妈妈每次说到这件事，都会突然地不开心，眼里装满阿林看不懂的忧郁和悲哀，就像村子里其他女人那样，像隔壁的四婶，村头的二姨，屋后的李大妈。

阿奶说山外来的女人都不安分，一门心思想着跑出去，不老老实实在家劈柴做饭，照顾丈夫孩子，每次说着说着还会朝屋内忙碌的妈妈啐一口，随即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来，然后咿呀开始唱歌。阿奶唱的是村里人人都会的山歌。妈妈本来不会，甚至讨厌这首歌，她觉得自己一旦发出相关的音节就再也走不出去了。阿奶一直对着她的耳朵唱，村子里其他女人也总对着她的耳朵唱，渐渐，这段并不悠扬并不美妙的旋律从妈妈嘴里传了出来，就像妈妈知道她这辈子再没可能走出惠山。

这山歌阿林也会，但妈妈从不让阿林唱，反倒是教给阿林一些婉转的、多情的、激昂的旋律。还有诗，各种诗。那是阿林从未在其他人口中听过的，就像山外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吸引阿林。

山外永远是阿林到不了的远方。

父亲和村子里其他男人回来得很晚，有时会带新的女人回来，有时会破天荒给阿林带点玩具新衣服回来。阿林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在村子里瞎晃悠，趴在村头二姨家的院墙上看院子里的大黄狗。大黄狗脖子上戴了一只铜铃，黄黄的、黑黑的，和二姨脖子上的一样。阿林觉得有些好看，又觉得有些吵。阿奶告诉她，那是为了让二姨安分一点。

二姨每天都拿着一本破烂的书翻来翻去。书页翻动的声音很轻很轻，就像二姨的呼吸声，微弱的，缓慢的，了无生气又不甘停下。

直到二姨死掉，阿林才终于有机会看见那本书的全貌。妈妈告诉她那是一本课本，语文课本。上面写满了动人的诗篇和文章，写满了阿林和妈妈到不了的山外。书本落在阿林手上，依旧被每天翻动，只是翻书声多了几分热切和渴望。

“我想上学！”阿林突然对着妈妈说。妈妈倏地抬起手捂住阿林的嘴。

父亲躺在屋里，阿奶在外面一边剥玉米一边唱古怪的山歌。

妈妈的脸色变得奇怪，随即起身拿起桌上的梳子，散开阿林的头发，一点一点梳开。“阿林为什么想上学啊？”她声音轻轻地问。

“我想上惠山外边。”阿林同样声音轻轻地答。

妈妈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后又继续梳了起来：“阿林会到惠山外边的。”

头梳好了，很漂亮，漂亮得不像山里该有的。

妈妈给阿林换上父亲买来的新衣服，顶着一头漂亮发型，阿林跑出去，在尘土漫天、崎岖不平、脏兮兮的村子里放肆跑着，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路上的人纷纷侧目，如同地下的蠕虫注视鲜花般注视她身上的与众不同。

阿林跑回来，二姨的书变成了一堆碎片，正要被阿奶扔进火盆。妈妈的脸上，手臂上，露出来的小腿上多了几道明显的、刺眼的伤痕淤青。父亲不在，阿奶沉默，妈妈捂着伤口对阿林招手，“吃饭了。”

妈妈淤青好的那一天，家里来了个陌生男人，比阿林大几岁，贼眉鼠眼，麻杆一样瘦。阿奶见了他就很高兴，急忙把他拉进屋，拿出过年才会吃的腊肉来炖了一锅热菜，父亲也高兴得打了斤酒回来。阿林头一次被叫上餐桌，被分了碗筷，吃上了第一碗出锅的热饭。

阿林吃得开心，却不见母亲。阿林四下里看妈妈在哪，转头却看见陌生男人不怀好意地打量自己。他看得阿林浑身难受，那目光像是在审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

父亲注意到了这边，咧开嘴露出满嘴黄牙笑了笑，醉醺醺地说：“阿林啊，这是别村的小王鞍子，好人，家里好几十亩地，你俩认识认识哈，认识认识。”

说着给小王鞍子倒了半碗酒。男人用一个极度猥琐的姿势喝了两口，随即砸吧砸吧嘴，又扭头看向阿林，“今年几岁啊？”

阿林低头扒饭不吭声。她不喜欢这个男人。

父亲见阿林不说话，咽下嘴里的酒和菜，桌子下面的脚狠狠一抬踢上阿林的小腿。阿林吃痛，手一抖，把筷子里的菜扔到了小王鞍子的酒碗里。

父亲赔笑：“哎呦，别介意哈，小兔崽子不听话。”说着又给他倒了一碗酒。

“以后你们还得多担待担待。”父亲说道“以后”，但阿林以后不想再见到小王鞍子。

一顿饭下来，父亲和小王鞍子来来回回恭维半天，一堆说不上高雅的废话，听得阿林耳朵直痒痒。

他们乱七八糟说着，最后说到阿林身上，嫁妆多少，彩礼多少，走多远的路，牵多少头牛，办几桌席，请几个人。

两个男人说得兴高采烈，妈妈在门口悄悄探了探头，阿林看见妈妈脸上的愤怒，还有混杂的浑浊的泪水。

饭后，妈妈把阿林拉到后院柴房门口，递给她一个包袱，说：“宝贝，跑吧，往山外跑。”

阿林接过包袱，在妈妈的注视下，翻过院墙，向村子外面跑。

风刮过阿林的脸，她想起了她的好朋友阿莲。阿莲生得相当漂亮，整个山头都知道阿莲长得好。那天，阿莲的父亲也是请了一个陌生男人回家，几天后，村里出现零零星星的几处红绸，在那之后，阿林再也没见过阿莲。阿莲妈妈说，阿莲嫁人了，彩礼是两头牛、四只羊。阿林问，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阿莲。阿莲妈妈说，见不到了，阿莲永远被关在山里了。不知道多久以后，阿林在村口曾远远见过阿莲一面——她低着头跟在一个男人身后，麻木地向前走，脸蛋不再白皙漂亮，怀里抱着个小娃娃，远远看见阿林后张皇地低下头，跟着那个男人快步走了。

阿林不想变成那样，所以她跑得很快，很快很快，像风一样快，像要吹出惠山的风。就在要跑出村子时，父亲和一帮村里的男人出现在前面。

她被绑回去了，关在黑屋子里——大概是柴房——被狠狠打了一顿。屋子散发着难闻的恶臭，阿林浑身刺痛，连呼吸都觉得痛苦。她能听见母亲的哀嚎。

母亲跪在院子里，额头上的血哗哗往下流，嘴角又有了新的伤痕，一个手指以诡异可怖的角度翻折上去，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淤青又遍布全身。她苦苦哀求阿奶和父亲，最终又换来一顿毒打。

妈妈每天都在用力捶打柴房的窗户和门，平日里一刮风下雨就摇摇欲坠的窗和门此时变得莫名坚固，妈妈用尽全身的力气也不能打开它们救出自己的女儿。

阿林躺在屋子里，绝望地听着母亲在外面哭喊，砸门。

不知道过了几天，阿奶打开了柴房的门，妈妈不在。村里又零零星星挂上了几处红绸，和阿莲离开时一样。红绸凌乱地飘着，和阿林身上的嫁衣一样，红得吓人。阿奶端来一碗饭，饿了几天的阿林狼吞虎咽吃完，绑住手脚就被扔到了屋外破烂的红轿子里。

轿子一路颠簸，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路，修在悬崖旁，下面是湍急的河流和葱葱郁郁的山林。阿林在轿子里不断挣扎，想挣开绑住手脚的麻绳，小女孩的力气有多大？阿奶和父亲算准了这点，粗麻绳缠了好多圈，结结实实绑住她纤细的手腕脚腕。

轿子外面一阵混乱，颠簸的红轿子猛然被扔在了地上，阿林从里面的座位上摔倒了。红布帘子拉开，进来的人是妈妈。

是妈妈！妈妈用一把沾了血的刀割开麻绳，牵着阿林的手走出轿子。

轿外人仰马翻，地上四散着斑斑血迹。妈妈的手不停颤抖，但坚定地牵着阿林往前走，妈妈凌乱的头发和沾满尘土的脸在阳光的照耀下温和无比，她说，阿林，要去惠山外面了。

突然，倒地的人爬起来一个，他恶狠狠朝阿林扑来。妈妈手上用力把阿林拉到身后，自己和那人迎面撞上，拉着他直挺挺摔下了悬崖。

阿林听到妈妈最后一句话是：“去山外。”

女孩的哭喊声回荡在整个山腰，惊起一片山林里歇息的飞鸟。

脚步声，很多人的脚步声向这里靠近，阿林飞快擦了擦眼泪，拔腿就跑，向山下跑，向山外跑，跑到河边。村里人追来了，他们拿着绳子、棍子、铁锹靠近阿林。身后河水翻涌，从山深处流向山外面。

妈妈死了，阿林死也要离开惠山，离开村子。

她回头纵身一跃跳进翻涌的河水里。

火红的嫁衣消失在山里。

“姑娘，姑娘，醒醒，醒醒。”

阿林睁开眼，发现她正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在一间干净宽敞的屋子里。

“姑娘，我是县派出所的警察。”

“这里是……惠山……外面？”

“是的，这里是恣县。”警官说道。“我们在惠河边发现了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林。”

到了山外的阿林。

三度春樱落 一程成长诗

□ 安全学院 刘士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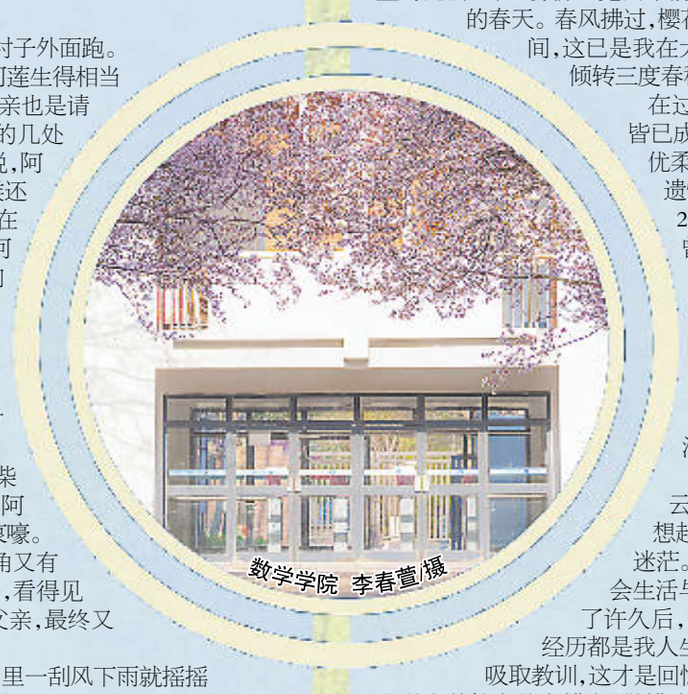
青岛四月的海风裹着樱花的清甜掠过笔尖，我在图书馆的落地窗前写下第三个春天的注脚。校园鲜花绽放，白玉与粉黛交织，连翘点缀其间，形成一片绚烂的花海。笔架山下，墨水河蜿蜒流淌；小西湖畔，绿丝绦徐徐拂动。层层叠叠的涟漪里，我仿佛望见两年前的自己，静立于小西湖畔，惊叹江北最美校园的春天。春风拂过，樱花树轻轻摇曳，枝头的樱花簌簌而下，不知不觉间，这已是我在大学第三次见证樱花飘落，时光的沙漏已悄然倾转三度春秋。

在过去的三年时光里，每一段经历、每一个瞬间，皆已成为我人生的历史。曾经，我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优柔寡断，在错误的决定中痛失良机。那些过往的遗憾，如心头的刺，时不时刺痛我的内心。犹记得2024年12月六级考试的考场上，我望着许多似曾相识却无法回忆起来的英语单词，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查成绩时，红色的402分如同一把利刃，刺痛了我的心灵，我陷入深深的后悔，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不趁着高中英语基础，一鼓作气通过四六级？为什么大二对于六级的备考徘徊不定？为什么不注意按时复习单词？等到大三，许多单词早已在时光的消磨下，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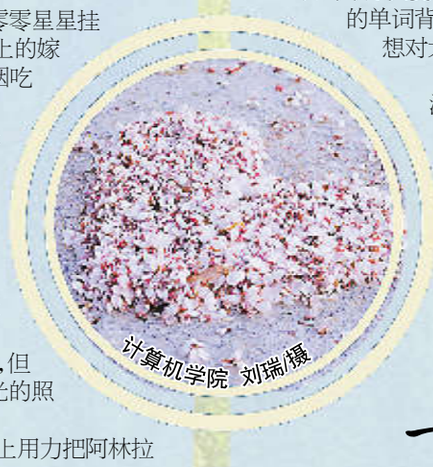
太阳逐渐西沉，在回忆往昔之时，枝桠间的云霭比往日更稠密了些，仿佛落在我的肩头。回想起曾经面对竞争时，那些错误的决定让我陷入迷茫。大学是我们迈向社会的过渡阶段，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与工作中，竞争无处不在。在后悔的泥沼里徘徊了许久后，我终于明白，过去的三年皆已成为历史，这些经历都是我人生宝贵的财富。我应该从这些经历中汲取经验、吸取教训，这才是回忆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后悔之中。大学有着较高的容错率，做错决定并不可怕，它恰恰是我们成长的契机，让我们在试错过程中逐渐成熟。

如今，再次复习那些似曾相识的单词，我不再重蹈覆辙，一方面学习科学的单词背诵方法；另一方面保持健康，呵护大脑，防止记忆力下降。我想对大一的朋友说：四六级的战鼓，一定要在大一擂响！

暮色浸染枝桠，春风掠过枝头，樱花飘落成诗，每一粒坠入泥土的花蕊都在孕育新的年轮，我们将往昔求知路上的点滴碎片熔铸成通向未来的钥匙。校园里的植物从不计较花开花落，它们只负责生长。三载光阴教会我以理性分析的态度审视过往：那些被焦虑灼伤的夜晚，在时光的慢慢发酵中竟析出智慧的结晶；那些莽撞的试错，如同樱花树下松软的腐殖土，正悄然滋养着未来的根系。莘莘学子怀揣对知识的渴望，向图书馆的方向汇集，我们将往昔的星火汇聚成照亮新芽的曙光。



数学学院 李春萱/摄



计算机学院 刘瑞/摄

丁香花儿情结

□ 离退休工作处 曲来印

清晨，我漫步在学校泰安校区东校园里，尽情享受着春天清新的晨气，突然一股浓郁的芳香扑鼻而来，哦，一年一度的丁香花又开啦！我三步并作两步，迫不及待地来到三号教学楼下，闭上眼睛深吸一口，让丁香花香气尽量地充满两肺，再慢慢地从鼻孔呼出：啊，真香！我对此处的丁香花情有独钟，是因为五十多年前就与她相识了，那时她虽然身姿娇小，但她那独特的花香所具有的清心醒脑的魅力，时常唤起我内心深处对学校那份绵长的情感。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夏末秋初，我背着铺盖卷来泰山脚下报到，踏进了部属高等学府——山东矿业学院的大门。那时，学校刚从泉城济南迁来二三年的光景，校园里多是50年代老煤校的平房，仅有的两座楼，一座是1952年建的理化楼，一座是现在的三号教学楼。初来乍到，对这里的一砖一石都感到新鲜，一草一木都感到好奇。最好奇的是三号教学楼门厅两侧窗下栽着的那几枝歪七扭八的树丫子，在这显眼的位置栽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可能有什么说法吧！问到一个见多识广的同学，说那是丁香树。

我虽然是首次见到丁香树的貌相，但对“丁香”这个名词早已熟知。小时候赶农村年集，曾听卖五香面的摊主大声吆喝：五香面啦，大茴香小茴香、陈皮肉桂加丁香，包饺子调馅子、香油省了一半子。由于五香面是混合粉状物质，至于丁香单独是什么味道、具体是植物的种子还是根皮并不清楚。入学的第二个年头春暖花开，我们正在教室里上《高等数学》，忽然一股奇异的花香从窗缝里袭来，令人心旷神怡，为那苦涩的数学公式所紧锁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这是什么灵丹花香？下课后赶紧跑到楼下观望，在树木尚未发芽的院子里，唯见窗下那几棵丁香树的花朵正开始绽放。一团团、一簇簇密集而紧凑的洁白的四瓣小花加上含苞未放的花蕾，犹如纯净而高雅的云朵飘浮在枝头，令人大饱眼福，美哉美哉！此时，浓郁独特的丁香花气体分子充满了我体内每一个细胞，实在令人陶醉，醉得几乎听不到上课的铃声。

从那以后直到毕业，由于我们实行开门办学，这个季节都是在煤矿现场度过的，所以再也没有亲吻丁香花的机缘。命运的安排吧，毕业后留在母校工作，我得到了每年到这里观其美姿、闻其美味的机缘。

几年前，我在黄岛校区A区食堂旁边的林荫下漫步，忽然丁香花味道的微风迎面扑来。入夏季节丁香花期早已离去，我对此不免有些疑惑。抬头仰望，原来是高大挺拔的楝子树冠布满了金黄色的小花，芳香气味由此溢出。唉，楝子的谐音就是“恋着”，它使我产生了丁香花味的错嗅，这难道是因为对她的眷恋太深情了么？

后来才知道，学校栽丁香树是有深刻寓意的，它不仅是一种观赏植物，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情感寄托。它象征着青春的活力，代表着高洁、清雅的品质和坚贞不渝的感情，还常常被用来表达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目前，这几棵丁香树随着学校的发展也早已壮大挺拔，雄壮的树身超过了二层窗台的高度，硕大的树冠遮满了窗下的地坪，满树的花束犹如飘浮在教学楼前的云朵。现在，丁香花的身影已遍布学校多个角落，她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学习成长，同时陪伴着一批批退休老教师们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离退休工作处 李守春/摄

匠心初绽

——劳动教育的新生图谱

□ 计算机学院 胡东辰

五月的风裹着槐花香气钻进教室的时候，我正对着劳动课计划表发呆。粉笔字在黑板上洇着水痕：“五月特别劳动实践——校园修缮志愿活动”。作为小组长，我得带着四个男生把教学楼后墙的爬山虎支架重新加固，这听起来比解数学压轴题还让人头疼。

当我们扛着工具箱绕到楼后时，眼前的景象比想象中更糟。铁锈像暗红的伤疤爬满角钢支架，好些地方的爬山虎藤蔓已经把支架拽得歪歪斜斜，去年秋天没清理的枯叶还挂在藤蔓间，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小轩踢了踢地上的碎砖，嘀咕道：“这哪是劳动课，分明是考古现场。”

管理员张师傅早等着我们了，他递来手套时，我注意到他手掌上的老茧比教室门把手上的铜锈还要厚实。“拧螺丝要逆时针松，顺时针紧，记住咯。”他示范着用扳手转动一颗生锈的螺丝，金属摩擦声像老旧自行车的链条，惊飞了藏在叶丛里的麻雀。

我的手套很快就被铁锈染成褐色，扳手总在螺丝上打滑。子航突然指着支架笑出声：“你们看，这螺丝怎么像被啃过？”张师傅擦了把汗：“去年冬天有松鼠在这儿磨牙，这些角钢还是建校时的老物件，比你们老师的教龄都长。”他说话时，阳光正穿过爬山虎新抽的嫩芽，在他深褐色的额头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碎金子。

中午休息时，我们坐在紫藤花架下啃面包。晓薇忽然举起一片卷曲的叶子：“快来看！”叶片背面密密麻麻趴着浅绿色的蚜虫，像撒了把碎米粒。张师傅不知何时站在身后：“爬山虎招虫，可你们知道吗？它的根能固墙，夏天还能给教室降温，比空调省电多喽。”

下午清理枯叶时，我在藤蔓里发现了个惊喜——三枚淡蓝色的鸟蛋，躺在用枯叶和细枝搭成的巢里。小轩的手刚伸过去，就被张师傅轻轻拍开：“这是白头鹎的巢，别碰，母鸟一会儿就回来。”我们屏住呼吸躲在墙角，看着一只羽毛灰白带黄的小鸟掠过支架，翅膀带起的风让新抽的爬山虎卷须轻轻摇晃，鸟蛋在巢里安然不动，像三粒裹着月光的珍珠。

快放学时，我们遇到了麻烦。最后一根横梁的螺丝怎么也拧不动，扳手在夕阳下闪着钝光，每个人的额角都挂着汗珠。张师傅蹲下来，从工具包底层摸出个小铁盒：“试试这个。”打开盖子，一股刺鼻的机油味混着铁锈味涌出来，他用棉签蘸着机油涂在螺丝缝里：“老办法，比什么除锈剂都管用。”

当最后一颗螺丝终于“咔嗒”归位时，暮色已经漫过了围墙。教学楼后墙在渐暗的天光里显出清晰的轮廓，加固后的支架像挺直脊背的士兵，爬山虎的卷须正悄悄攀上新生的角钢，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张师傅收拾工具时，突然从裤兜掏出个塑料袋：“给你们带的。”里面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樱桃，水珠还挂在艳红的果皮上，像撒了把碎星星。

劳动课结束那天，我们小组在总结会上展示了拍的照片：生锈的螺丝、鸟巢里的鸟蛋、加固后的支架，还有张师傅教我们辨认爬山虎卷须的瞬间。当投影仪的光打在屏幕上时，我看见张师傅坐在教室后排，嘴角轻轻上扬，他的工装口袋里露出半截磨旧的笔记本，封面上“校园修缮记录”几个字已经褪成浅灰色。

后来我在图书馆查到，爬山虎的卷须上有吸盘，能牢牢抓住墙面，就像那些默默守护校园的劳动者，用岁月在平凡的岗位上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每次经过教学楼后墙，我都会留意支架上的螺丝——它们不再是生锈的金属，而是闪着微光的标点，连缀起无数个清晨与黄昏，连缀起汗水与微笑交织的春天。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小组回校复查支架。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爬山虎叶子，在地面投下跳动的光斑，像撒了一地碎金子。张师傅正在给新栽的月季浇水，水珠从肥厚的叶片滚落，在他手背的老茧上折射出七彩的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劳动从来不是试卷上的一道题，而是藏在铁锈里的春天，是汗水滴落在泥土中开出的花，是所有平凡日子里，那些让世界保持温暖与美好的，最朴素的光。我忽然看清了劳动教育的真谛——所谓匠心，不过是把时光熬成松香，将青春淬成钢火，在年轮更迭中守护万物生长的轨迹。就像此刻穿透叶隙的阳光，正将我们的影子烙在教学楼外墙上，成为这幅永续更新的新生图谱里最新鲜的墨迹。

主编：任波 0532-86057127 副主编：郭菁荔 0532-86057656 编辑部：0532-86058350 美编：许太清 地址：青岛西海岸新区前湾港路579号 邮编：266590 印刷：中闻集团青岛印务有限公司